

臣

軌

臣軌序

御撰

蓋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生等於  
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  
之惠迺中迺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  
無隔

靡無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也

常願甫殫微懇上翊紫機爰須衆僚聿匡元化伏以  
天皇明逾則哲志切旁求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又曰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

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

簪裾珩珮所以別貴賤也左思蜀都賦曰近則江漢炳靈代載其英蔚若相如儻若君王毛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易精生於豐通於制度也

羣英莅職衆彥分司

莅臨也文子曰知過萬人謂之英孔安國尚書傳曰美德曰彥

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但母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復已積忠良猶且思垂勸  
勵

書曰咸懷忠良

昔文伯旣達仍加喻軸之言

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理國之  
要盡在經耳夫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  
軸可以爲相文伯再拜受教矣

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旣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

巨報  
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羣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

論語曰忠告以善道之

近以暇辰遊心策府

穆天子傳曰觀先王之策府

聊因煒管用寫虛襟

襟心也毛詩曰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

懌女美

故綴敘所聞以爲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

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鄭元曰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思殷室之兩臣分爲兩卷

謂伊尹傳說也

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

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爲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繩準

□□曰禹之爲君也左準繩右規矩

若乃遐想縣載眇鑒前脩

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

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

資棟梁而成大厦憑舟楫而濟巨川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唱和相依同功共體

毛詩曰唱予和汝

然則君親既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  
毛詩曰率由舊章

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臣主之義其至矣乎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

休戚是均可不深鑒

休美也戚憂也

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榮



行

漢書張良言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也

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裨導之益

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說文曰裨倍益也

何則正言斯重元珠比而尚輕異語爲珍蒼壁喻而非寶

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遂歸遺其元珠論語  
曰異與之言能無悅乎周禮曰蒼璧祀天  
是知贈人以財者唯申卽目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  
終身之福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贈人以財仁  
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跡請送子  
以言也

若使佩茲箴戒同彼韋弦

韓子曰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  
心緩故佩弦以急已也

脩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  
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微之士所宜  
三思

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庶照鄙誠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於後云

臣軌序終

臣軌上

同體章

至忠章

守道章

公正章

匡諫章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

四支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耳聽目視皆由於心故爲心之使也

相須而後成體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須乃成其體也

相得而後成用

君侯臣理臣侯君食上下相得乃成其用也

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資敬同也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

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國故云未若也

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孔安國曰言大體若身

余欲左右有人汝翼

孔安國曰左右助也我所有之人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

余欲宣力四方汝爲

宣布也孔安國曰布力立理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也

故知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

臣稟君令故以君爲心君須臣力故以臣爲體也心安則體安君泰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外君憂於上而臣樂於下

瘁病也言心病則體病君憂則臣憂也

古入所謂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構大廈者必藉衆材雖楹柱棟梁拱欂櫨榱桷長短方圓所用各異自非衆材同體則不能成其構

言有棟梁欂櫨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廣廈爲國者衆猶是焉

謂人夙欲理國者亦必資其衆賢也

雖人之材能天性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羣臣同體則不能興其業

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故周書偃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  
不同也

此其所以亡也

言殷以離心而亡也

周武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此其所以興也

言周以同德而興也

尚書曰明四目達四聰

孔安國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



謂舜求賢使代已視聽於四方也昔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

汝嬖舛也杜預曰職在外故主視也

汝爲君耳將司聽也

汝師曠也杜預曰樂所以聽耳也

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

言有賢臣爲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奧絕

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也

萬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羣官以備爪牙耳目

毛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

盡其臣之所能

故冕旒垂拱無爲於上者人君之任也

晏子曰古者人君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書曰垂  
拱而天下理論語曰無爲而理者其舜歟

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

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人又曰乃命三后恤功  
於人至忠章曰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

漢名臣奏曰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

不能勿言

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

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志欲君之安也

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而可狎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也

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備員而已

言君之俟臣欲其助已宣化豈但備其員數而已  
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

必俟賢臣之力

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

各有司在

處其任者必荷其憂

憂其所主事也

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臣旣如身之信手臣之  
事主如手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事

協合也

不俟命而自勤

同體故也

不求容而自親

協心故也

則君臣之道著也

臣主同體上下協心是其道著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盡力焉稱材居位

稱已之材而居其位

稱能受祿

稱已之能而受其祿

不面譽以求親

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已也

不愉悅以苟合

不苟悅君心而與之合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  
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

爲正不爲邪也

不爲私害公

納公而棄私也

見善行之如不及

論語曰見善如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逮

若鮑叔薦管仲子皮升子產也

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益於國務有濟於人

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其益國濟人故也

夫事君者以忠正爲基忠正者以慈惠爲本故爲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也

所以大忍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去小利也

忠不可兼

行大忠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



若存小利則大利不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  
小利爲大利之殘小忠爲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  
而取大也

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懈勤勞不倦無所  
不爲如土之性也

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多其功而不言

不自伐其功也

此忠臣之道也尚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孔安國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也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恐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人作忠善則稱親過

則稱已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

言常在其左右也

不倦乎勞辱之事

言雖有勞辱之苦而不以爲倦也

見父母體之不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食

憂思在心故忘其寢食孝經曰病則致其憂

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而戴之

樂之而不厭

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之

恐其不從己故涕泣以感之

孜孜爲此以事其親焉有爲人父母而憎之者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孜孜勸勉不怠也

人之事君也使無難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

言皆樂爲之不以難易勞逸而生憚避也

其見委任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敢怨恨而加勤

見君之委任則拾恩而加敬見君之遺忘則不怨

而加勤此爲臣之道

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

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易而改變其心志也

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  
欲君之善徧於天下

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有失  
恐君之過聞於他人

孜孜爲此以事其君焉有爲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  
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也

親知然後乃爲孝也

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也

君知然後乃爲忠也

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

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經曰故以事君則忠也  
非夫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

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穎孝叔純孝愛其  
母施及莊公也

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鄭元曰言人有  
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

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

君尊而親卑故

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

國大而家小故

故古之忠臣先其廬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廬者親之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立

親由君而得存家因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後家而先國

晉楚恭王召令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蘓

管氏蘓名常侍於君

與我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

言常以爲君之道義勸正我已

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

以其勸正已故

雖然吾有得也

謂得其爲君之道義

其功不細

言勸正之功甚大

必厚祿之乃拜管蘓爲上卿若管蘓者可謂至忠至



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嬴峯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言道之廣大無所不包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高而不可窮其際深而不可測其原

苞裹萬物

道之放布無不含容

稟穰無形

千品萬物皆始於道

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

言能屈伸隨變

小而能大

小入無間大苞無外

昧而能明

外闇而內明也

弱而能強

後身而身先也

柔而能剛

卑而不可踰也

夫知道者必達於理

理由道達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權由理明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不以外物而害於已

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夫權道及經合義無所不通審其安危明其去就  
福至不喜禍至不憂唯變所適故莫之能害也

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  
主忠立名顯而身榮

言以此道退居而閑遊潛遁則江海山林之士皆服從於已以此道佐時而匡其君主則忠名顯而身先榮也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退謂閑遊進謂匡主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言道之所在者聖人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於峒山唐堯見四子於汾水

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河上公曰道以無爲爲常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曰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以道佐人主者

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

不以兵強於天下

河上公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

器也不當修飭也

故有道者不處

河上公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

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則長存治國則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利感於情欲而復亡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河上公曰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名之爲道也

莊子曰夫體道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言體道之人隨物變化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一心定而萬事得

事得由乎心定

文子曰夫道者無爲無形

湛然安靜莫見其形

內以修身外以理人

言理人脩身皆資於道

故君臣有道卽忠惠

君惠而臣忠也

父子有道卽慈孝

父慈而子孝也

士庶有道卽相親

更相親愛

故有道卽和同無道卽離貳

言人有道者雖踈遠而必和同無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



由是觀之無道不宜也

道周萬物故所在皆宜也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  
纔自足也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道濟羣品故皆足也

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  
言福之大小在其所取之也

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清其心者也

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矣

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

夫言行合宜忠孝得節皆由於道故君子守之也  
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

言道明自廣遠如日月臨天下無所不至也

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騫千里不能移其處

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內晷景  
同故其處不移道亦然也

其趨捨禮俗無所不通

道能通於萬事

是以容成得之而爲軒輔傳說得之而爲殷相

得謂得道

故欲致魚者先通水

泉深而魚自至

欲致鳥者先樹木

林茂而鳥自歸

欲立忠者先知道

知道而忠自立

又曰古之立德者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心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志

言立德之人志在於道貧賤之辱尚乃忘之則名

利之榮豈能動矣也

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

以道理之故也

靜而無欲

志清靜而無所欲也

澹而能閑

心恬憺而能閑逸也

以此脩身乃可謂知道矣

言能以此六者脩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矣也

不知道者釋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

不知道之人則釋其已之所以有而求其已之所  
未得者也

神勞於謀知煩於事

勞於分外故也

福至則喜禍至則憂禍福萌生終身不悟此由於不  
知道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

山高而後有雲雨也

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

水深而後有蛟龍也

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矣

道成而後有福祿也

萬物得其本則生焉百事得其道則成焉

本亦道也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爲

夫天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爲臨燭四時之有  
代謝而豈有私哉

忍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

夫志士仁人佐時匡主順天地之道行公正之心  
不以親昵而變其情不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

誅其弟石碯戮其子行大義而滅其親如此者可謂公矣也

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智而用私彌長其邪愚而用公轉近於正  
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營私家

營私家則官事不成

在公門則不言貨利

言貨利則公門不正

當公法則不阿親戚

阿親戚利公法不行

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避仇讎則野有遺賢左傳曰外舉不棄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

言人臣之公者事君則盡忠利下則盡仁  
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

伊尹呂望也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君  
子羣而不黨

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

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殷周竭意君朝無心私  
室故得功存於古名顯於今可謂人臣之公也



理人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

唯公可以當此一焉

唯公心可以奉國唯公心可以理家

言無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

公道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

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神明不勞而姦邪自息也

私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

私道既行則人皆虛詐故雖繁其刑罰而姦邪不止也

故公之爲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

公正無私其事易立故出言雖少而所用則博也  
夫心者神明之主

神不心不明故以心爲主

萬理之統也

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也

動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  
其心

言動發心神不失其正則雖天地之大亦可感矣  
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之君子樹德立功

者莫不先正其心矣也

夫不正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無怨者以鏡水至公而無私也鏡水至公猶免於怨而況於人乎

言人能公正者則必不能怨也矣

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

言榮辱隨其所行也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

禍福由榮辱而生也

何謂六正六邪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謂事未發之時

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

謂使功格上天德流後裔也

天下稱孝焉

稱主之孝

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

白謂潔白

進善通道

通有道之人於其君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

勉謂勸勉諭猶曉也長策若張良八難陳平六奇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孝經曰將順其美鄭元曰善則稱君又曰匡救其  
惡鄭元曰過則稱已

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伐猶取也言功事立雖由於已而皆歸之於君不敢獨取其勞也

如此者大恩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進賢不懈

進舉賢良而不解怠

數稱於往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

往古行事者謂往君所行之事若堯舜禹湯者稱之以勵其君

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謂察見其君有成敗之事則早設智謀以防救之也

引而復之

君若已有傾敗則引使復其未有之時

塞其間

塞君爲惡之間隙也

絕其源

絕君爲過之根源也

轉禍以爲福令君終以無憂

能轉君昔時之福以爲今日之福而令終世無憂

也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文謂簿書也職主也

辭祿讓賜不受贈遺

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讓而不受也

衣服端齊食飲節素

守其廉潔不爲奢侈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

雖國之昏亂惡貞醜正任姦用邪而不諂諛以曲

從君意



然而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  
國安不悔所行

夫昏虐之君奸行誅戮怒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  
而能不憚嚴顏面言過失不辭身死冀護國得安  
故龍逢以亡比干以喪志存必誅故不悔所行也  
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祿  
安其所居之官貪其君之爵祿

營於私家不務公事

營私家之榮弄公室之事

懷其智藏其能

不用之以匡其君也

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

言君思其善論想其良策同於飢渴猶不肯盡節以告之也

容容乎與代沈浮上下左右觀望

容容自安之貌左右觀望言希旨而取容

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王所爲皆曰可言進退隨君不爲匡諫也

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

隱猶私也言私求具主之所好之物而進之以快

其主之耳目心意也

儉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

言苟得與君合志同爲歡樂豈顧有其後害也  
如此者諛諂也三曰中實誠險外貌小謹

內慢而外恭也

巧言令色

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心疾賢

疾害賢能恐君用之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

冀已意之得行

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皆由進人退人不實故也

如此者姦慝也四曰智足以飭非辯足以行說反言  
易辭而成文章

能令是非無定所也

內離骨肉之親

弃宗族也

外妖亂朝廷

臣制  
三  
五  
一  
陷良善也

如是者讒慝也五曰專權擅威

威權皆在於已而不由其君也

持操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發已情持操國事以爲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黨以富其家業也

又復增加威權擅矯主命以自貴顯

又增已之權矯主之命而作威作福以自尊顯也  
如此者賊慝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不義

進諂媚之言用邪僻之行而使其君陷於不義

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讒佞之人共爲朋黨以蔽主之明不得使其彰著也

入則辯言好辭

諂於主也

出則更復異其言語

謗其君也

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

間猶隔也言能點白作黑飾非爲是使白黑是非無隔別也

候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  
謂候伺君之行事謗毀以成其惡如可推尋因而  
附會以爲實然遂使主之過惡彰布境內流聞四  
隣也

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忍處六正之道不  
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

見人所樂

死則見思

見人所思

此人臣之術也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

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

易曰王假有廟匪躬之故

易曰蹇卦六二爻辭也王輔嗣曰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

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

臣之事君鮮能忠正故以蹇蹇之材爲難也



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爲也

忠臣則必諫其君

春秋傳曰齊景公坐於遯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享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杜預曰濟益也

君忍亦然

杜預曰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杜預曰否不可也

忍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預曰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也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忍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杜預曰詩頌殷中宗也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也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恣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爾以爲何如

爾汝也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恣從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奚何也

孔子曰鄙哉爾不知也昔萬乘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無過舉

言舉事無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天下

千乘之國有諍忒五人則社稷不危

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百乘之家有諍忒三人則祿位不替

替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父有諍子不陷无禮

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士有諍友不行不義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子從父命奚詎爲孝  
怙從君命奚詎爲忠

言其不得爲忠孝也  
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爲孝  
乎鄭元曰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爲善惡只爲惡  
又焉得爲忠臣孝子乎

新序曰王暴不諫非忠臣也  
畏死不言非勇士也  
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爲忠勇

見過則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

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  
而不用則以死繼之  
可謂忠之至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

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

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謁者官名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謁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

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

夫臣於人者不其難乎察通變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復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爲臣不易

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也

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是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

有能盡言於君

謂盡忠貞之言於其君無所藏隱也

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

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

謂能以死諍其君也

有能率羣下以諫君

羣下謂衆臣也

君不能不聽

言必聽也

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由其用諫故也

竟能尊主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  
謂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

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謂之弼故  
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

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



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

又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

眴猶動也

入深泉刺蚊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而不辭者此武士之勇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嚴顏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

杜預左傳注曰軒大夫車

後雖有斧鑕之誅未爲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

於此五者以忠忍之勇爲貴也

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之臣公正之士廣庭作色犯主嚴不願乘軒之榮不憂斧鎖之戮而使國安人泰理定功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爲君子之所貴也

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矯君之枉正君之非救上之謬也

救君上之謬誤

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

害於理人之事

害於事則危

國不安也

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鄭元曰相扶工者也

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

諫則無傾危也

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忝家之將興貴在諫子若君父有非忝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不可得也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  
鄭元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  
道也

臣軌上終

臣軌下

誠信章

慎密章

廉潔章

良將章

利人章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怨期言能忠誠信實者則人皆愛矣

誠信者卽其心易知

言無誠信者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

上有誠信則易事下有誠信則易知

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取親於百姓  
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  
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  
懷疑而不信

言君臣誠通者則暗合而無疑誠異者則雖近而  
不信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鄭元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鄭元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節之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功大矣

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  
曰大也

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  
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  
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  
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况於人乎

言人不可以無信也

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

有傾危也

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

失孝慈也

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

無恭友也

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絕

不能久也



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者其唯信乎

信則終始不二

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襲猶服也

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矣

暢亦通也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智焉

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服而良則泛佚士不

信而智則虛詐也

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

夫士無慤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爲亂君父師比豺狼而縱虐其可近哉

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鄭元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鄭元曰言人所特惡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

已食又可去也

體論曰君子脩身莫善於誠信

言誠信乃脩身之本

夫誠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

懷歸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與期焉

有信故也

此以誠信爲本者也故誠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貴也

天地有誠信然後萬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

傅子曰言出於口結於心

結謂纏結

守以不移以立其身

謂守其前言而不移易也

此君子之信也故爲臣不信不足以奉君爲子不信不足以事父

奉又事也言事君事父不可以無信

故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

則父子之情益隆

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則君臣之道離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情衰薄也

夫仁者不妄爲

爲得其時

知者不妄動

動合於禮

擇是而爲之

不爲非也

計義而行之

計合於義而後行之

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沒而名足稱也

由其動爲不失故也

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爲本故以誠信爲本者謂之君子

言雖有仁智苟無誠信則不可以爲君子也

以詐僞爲本者謂之小人

言小人必無誠信也

君子雖殞善名不滅

身沒而名揚也

小人雖貴惡名不除

位隆而惡著也

慎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

謂若魯參顏回之儔

謀慮機權不可以不密

謂若孔光陳寵之儔

憂患生於所忽

忽輕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所忽也

禍害興於細微

言禍害之事皆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樊  
邑也

人忍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

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悔其可及哉  
故孟德長恨於英雄智伯永慙於水灌也

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慎者取敗之道也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  
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虞易曰  
思患豫防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

爲所非爲必致傾危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吉乃大來也

唯智者能之

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

故恐懼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身爲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失之毫釐以差千里成之難毀之易雖終爲善而一言敗之不可不慎也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論語曰駟不及舌鄭元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  
之不及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及自傷已同於兵刃也  
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

邇近也若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  
乎故君子慎之也

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韓康伯曰樞機制動之至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

言於未覩未聞之前而戒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言隱微尤爲顯見以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  
是故君子慎其獨

獨謂獨居

在獨猶慎况於事君乎况於處衆乎

言事君處衆則慎之彌甚也

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

影長身短則影短

響隨言而美惡影隨身而短長以逾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

言者所以召響也身者所以致影也

言之所以召響身之所以致影亦猶慎之所以致福慢之所以召禍也

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身將有隨之

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興故當慎汝之言慎汝之身

昔賢臣之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

人或問之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誅有五諷  
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辭善則其稱君過則  
其稱已也

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已出其圖事也必  
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己造畏權而惡寵

畏其威權惡其貴寵而不欲居之

晦智而韜名

晦其深智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

不覺事之在身不覺榮之在己

言能混齊榮辱

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我密其裏

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乎

不慎而慎不恭而恭

或於無形

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

口知謂口言也

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藁者懼其事洩於外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譙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言其義慎深也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溫室殿名也在長樂宮中

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

捨溫室之樹而別以他語答之

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過享其榮祿  
周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爲天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天與之時所謂  
用天之道矣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時所謂  
分地之利矣

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

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傷其身  
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廉言所爲必合  
於道也



知爲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爲吏者在法以侵人  
言知爲吏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爲吏之  
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

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

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故爲寶也

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越分故也

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

知其不可故也

是以遠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

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

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却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必踐傾危之災故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性廉潔也

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恪且不顯國也

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

文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

欲與國人同其好惡

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

若唯自得則不足以行矣

若獨貪於奢侈好於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

文章謂錦綺之屬也

仲孫慙而退韓宣子憂貧叔何賀之

賀其貧也

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

也吾所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杜預曰玉人能治玉者也

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爲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

爭商賈之利也

受大者不得取小

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

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  
魚

言已爲相祿足以自給其魚

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

恃之以禦侮也

兵者將之所恃也

恃之以勝敵也

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

推其誠心於將

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

致其慈愛於兵

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爲已不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

言將愛兵之道務使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爲於已不可貪兵之財以殉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

昔竇嬰爲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爲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

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體者也

言兵將共爲心體也

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

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

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

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

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達謂徧得汲也

軍幕未辨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

齊勞逸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

若將無子弟之恩則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鬪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

言以得衆心爲貴也

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



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則雖曰木石猶感應矣  
况以仁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矣  
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

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形也

兵因敵而制勝

謂因敵虛實制其剋捷之勝也

兵無常道

隨時之變

水無常形

任地之勢

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察

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

昔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整爲勝武侯曰不在衆乎

武侯之意以衆爲勝矣

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

杜預左氏傳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所謂整者居則有禮

有軍旅之禮也

動則有威

有征伐之威也

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進退不失其宜故也

前却如節左右應麾

謂得前却之節應左右之麾也

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是之謂禮將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  
揮枹臨難決疑此將軍也

軍法合戰則將自鼓也

一劒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亂明  
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  
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

宿謂止宿鼓以進之

援枹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四義百勝之術

也

謂得百戰百勝之術

夫攻守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待之無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不可攻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防求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

我守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已也

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爲人所擒

□爲敵人所擒虜也

昔子發爲楚將攻秦軍絕饋餉

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

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其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

以其絕於饋餉故用升分菽粒言不能全菽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又問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

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後子發破秦而歸母閉門而不納

怒其失爲將之道故不許入門

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五焉

士卒懷其恩德故至於戰陳各自盡力一當敵之五焉

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

書曰峙乃糗糧孔安國曰皆當貯峙汝糒糒之糧

也

王又以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噬  
噬咽喉也

士卒如有飫容

飫飽也

懷其恩也戰自十焉

一當敵之十也

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蒞葵黍  
梁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

死地謂升分菽粒康樂謂蒞葵黍



雖復得勝非其術也

言非爲將之道術也

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爲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

能齊其勞共安危也

人懷恩德爭先矢石

爭先犯於矢石

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母者可謂知爲將之道矣  
趙孝成王時秦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爲將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也

言括之才不任將帥

始妾事其父

括之父奢

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

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其力  
所交者以百數

以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

大王所賜金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

不獨受君之賜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專於君命

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

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也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

王所賜金帛歸悉藏之

不與士卒共之

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

欲取之以自益

父子不同執心各異

奢仁惠括貪虐

願王勿遣

勿遣代廉頗也

王曰吾計已決矣

謂用括之心已定矣

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已也

王曰不也

言必不使罪相及也

括遂行代廉頗爲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

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覆謂威力兼  
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制故以覆爲文也  
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  
敗之機也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

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爲黔首

爲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

左傳曰天生人而樹之君

爲君不能獨化故爲臣以佐之

書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

牧養也

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處前而後不  
怨

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故居上而下不以爲重處  
前而後不興其怨

夫衣食者人之本也

人非衣食不生故爲人之本也

人者國之本

國非人不立故爲國之本

人恃衣食猶魚之待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皆引過以歸也

是以爲恩之忠者先利於人

利人然後乃爲忠也

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

不相襲也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

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天下

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貴其農也

勸農之急必先禁末作

末作謂雕文纂組也

末作禁則人無遊食人無遊食則務農

務勤農業

務農則田墾



墾闢也

田墾則粟多

倉廩實也

粟多則人富

百姓足也

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

末作妨於農事故禁

至如綺繡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爲碎

謂雕文刻鏤也

或以易就難

謂綺繡纂組也

皆非久固之資徒艷凡庸之目如此之類爲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

本謂農功末謂末作

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

爲弃本逐末故也

故善爲政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勞其人

爲猶理也

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徭輕賦以廣人財

謂省人徭役十一而稅也

不奪人時以足人用

論語曰使人以時

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

言必同其貧富也

故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人匱者非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孰誰也

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  
恩之淺慮也

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

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  
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三十年耕而人餘十年之  
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  
誠有此備也

有此勸農之備

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在勸導

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  
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

管子曰齊桓公歎曰孤之有仲父若飛鴻之有羽  
翼也

故至神攸契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  
於簫簾

王文憲集序曰簫簾風雲寔資人傑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其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  
麴蘖鹽梅未可以方其益

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諒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因斯以著是知家與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每以官閑暇景博覽瓊編觀徃哲之弼諧觀前言之龜鏡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卷循環庶令匡翊之賢更越夔龍之美

夔龍皆虞舜之臣也

爰申翰墨載列縑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

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爲行懷慎密以修身  
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人之所利而利  
之

自然名實兼茂祿位俱延

莊子曰名者實之賓

榮不召而自來辱不遣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  
本戒愼者集慶之源若影隨形猶聲逐響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凡百羣彥可不勗歟

垂拱元年撰

臣軌下終